



泰山碧霞祠

【史海钩沉】

乾隆和富察皇后碧霞祠祭前后

□周郢

随着网剧《延禧攻略》的热播,乾隆帝与皇后富察氏被迅速刷屏,而这位悲情皇后与泰山碧霞祠的因缘,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密切关注。本文将披露一件外国传教士对于这场公案的独家记述。

近年国外汉学家从欧洲各地发现了一批刘松龄的私人信件,作者刘松龄(Augustin F.Hallerstein,1703—1774)为斯洛文尼亚人,耶稣会士,于清代乾隆初年来至中国,在钦天监任职逾三十年,信件涉及乾隆朝政治与社会诸多情况。其中一函,披露了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与泰山祠庙的一段因缘——刘松龄在致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Nikolaju Giampriamu的信中写道:“上帝对他(乾隆帝)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,不比第一个小,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!他们在山东时,去往一个庙里祈祷,在回来的路上,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,一天就死了,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。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。这个可怜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。”

刘松龄信中所说的乾隆帝与皇后“在山东时,去往一个庙里祈祷”,这座庙是指泰山之巅的碧霞祠(或说济南舜庙,不确),这在史料上明确可考。

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与泰山情缘可追溯至乾隆十二年(1747)。富察氏16岁嫁给还是亲王的弘历,两人情投意合,婚姻生活非常幸福。当乾隆即位之后,富察氏就被立为皇后。皇后最初生有一位皇子永琏,不幸夭折。此后皇后不断祈祷神灵,希望上天能再赐麟儿。总算天遂人愿,到了乾隆十一年(1746)的四月,生下了第二位皇子,就是七阿哥永琮。永琮长得漂亮聪慧,一降生就深得帝后的喜爱,被内定为储君。谁知乾隆十二年十二月,永琮又染上了天花而夭亡。皇后时年已36岁,再丧爱子,打击实在是巨大,身体已难支撑。可就在這時,皇后做了一个奇异的梦,让她得到了些许的精神安慰。根据乾隆时人程穆衡《金川纪略》卷二记载:“皇后复以爱子去膝下,悲悼成疾,梦碧霞元君召之。”也就是说,在皇后的梦中,七阿哥是被碧霞元君召唤到泰山去了。

碧霞元君是著名的泰山女神,古代有一种神秘的传说,说人间不幸夭亡的灵秀孩童,会被元君接引入仙宫,得到她的爱心保护,成为泰山上的玉女仙童,有时还会转世人间。如宋人小说《盈盈传》写到有一位歌妓叫吴盈盈,因为思念恋人,身染重病,郁郁而亡,芳魂便被泰山女神命侍女接至仙宫,后来她的恋人遵遗言来泰山寻访,女神又通过托梦,让二人在梦中结合。清人查为仁《莲坡诗集》也有碧霞元君召覆舟溺亡的才女杜丽春来琅苑任职的故事。由此碧神殿成为众多天儿父母心中的感情寄托。悲痛中的皇后因此就提出了一个要求,希望皇帝能陪她一同前往泰山寻访爱子。乾隆皇帝即刻允准。这样乾隆十三年(1748)的东巡之礼,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议程:帝后登泰山叩拜祈祷。历史上到泰山举行封禅祭祀的皇帝不下十几位,但皇后亲祭泰山,实不多见。在富察皇后之前,参加泰山大典的皇后只有唐高宗之后武则天,所以富察皇后泰山之行确非一般。

乾隆十三年(1748)的二月二十八,乾隆皇帝和皇后来到了泰安,次日乾隆在岱庙行过祭祀典礼之后,即同皇后登上泰山山顶。他们要去的地方,便是元君祖庭碧霞祠。碧霞祠建在泰山山顶,是一座金碧辉煌、美轮美奂的天上宫殿。正殿中供奉着元君的神像,天下信众争相叩拜,香火云集。乾隆的祖、父都是碧

霞女神的崇信者,康熙登泰山时,开启了皇帝亲叩碧霞祠的先例。其后雍正也恭谒碧霞祠,还写过两首礼赞碧霞元君的诗,其中有“奖孝褒忠佑万方”这样的句子,这是对碧霞元君极为崇高的一个礼赞。

乾隆皇帝与皇后此刻点上了御香,双双跪倒在碧霞祠下,希望碧霞元君能护佑爱子在仙界幸福安康。为表虔诚,乾隆特御赐碧霞祠欢门(指庙口用彩帛、彩纸等所扎的门楼)三架,黄金九锭(每锭重一两),银九锭(每锭重一两)。皇后也赐了银锭。

古人认为凡人与神的沟通,是通过梦境完成的。所以当天晚上皇帝和皇后没有下山,住在新建的云巢行官中。此官离碧霞祠只有咫尺之遥,居此就是希望碧霞元君和爱子能出现在他们的梦中。可是这天夜里,行官之中平静如常。苦心等待的皇后,竟没有得到元君或儿子的托梦。此情恰如乾隆帝在《夜宿岱顶》诗中所咏:“清梦不可得,求仙果痴想。”转眼就到了次日,期待中的皇后再一次来到碧霞祠叩拜,并执意不肯下山,一定要在行官再作等待。这样,当晚帝后仍然是驻跸云巢行官中。这一夜等漏壶敲过子时之后,宁谧的寝宫之中,却发生一场非常事变——皇后在神情恍惚中突然病倒在床。人们猜测,很可能皇后因得梦而心潮起伏,致病情突发。

这个发生于深夜行官之内的秘事,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呢?根据是乾隆皇帝的一首诗。这首诗是后来乾隆再次登上泰山,经过云巢行官,追想这段经历所写,其中有句云:“云巢若问前巡事,泪洒空庭不忍留!”意思是当我再经过云巢行官,总想起那段往事,看到空荡荡的行官,让我泪流不止,不忍心停留!写到这个地方,乾隆还专门加了一个注:“戊辰三月,孝贤皇后得病实于此。”戊辰也就是乾隆十三年,那年三月份中,只有初一凌晨乾隆皇帝皇后还在泰山,天明后他们就下山了。也就说孝贤皇后这次行官染病,就是在三月初一子时到辰时的那几个时辰。正是乾隆此诗,让我们知道了那夜行官中的突发之变。

三月初一帝后下山后,乾隆让皇后乘御舟走水路速回京师诊治。谁知刚到德州,皇后就在“青雀舫”舟中溘逝,终年37岁。这时距三月初一的泰山行官发病,仅仅10天。这便是刘松龄所说的皇后“去往一个庙里祈祷,在回来的路上,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,一天就死了”的真相。

富察皇后的去世,是乾隆皇帝一生婚姻生活最为沉重的打击,他对皇后的思念,可谓至死不渝。虽然刘松龄说皇后之死“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,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”。不过乾隆帝却认为皇后最后一段心缘是留在了碧霞祠,而据明代以来的民间传闻,生前崇拜、敬奉碧霞的皇后,她们去世之后灵魂就可能进入泰山仙界。据说明万历帝母慈圣太后与崇祯帝母孝纯太后生前乐善宽仁,去世之后都成为仙界女官,和元君一起享受人间的香火。人们觉得生前崇拜碧霞的富察皇后,她的魂灵也应来倚元君。缘此乾隆皇帝就对泰山增加了一份难解的感情,所以他一生之中多次登上泰山极顶,将对爱妻、亡儿的无穷思念,都寄托在碧霞祠的袅袅香烟之中。“瞬息十春岩电影,年来忧乐忆从头。谁能石上三生认,且看烟中九点浮”,碧霞祠西碑亭内这首乾隆诗刻,正是借三生之石的哀艳传说,寄寓了对亡妻富察泰山情缘的无尽追思。

我的老家在肥城,那里人杰地灵,历史遗迹也很丰富,其中商圣范蠡墓和史圣左丘明墓颇有名气。我自18岁参加工作离开老家,屈指算来已经40多年。过去虽然听说过这两座名人墓,却一直未能一睹真容,如今有了时间,就想去实地一探究竟。

有机会回到老家,第二天我便约上本家兄弟一同前往。我们先到的是位于肥城西北方向的陶山。陶山离老家约20华里,儿时听说过不少关于陶山的传闻,比如说陶山有72个妖怪洞,形状怪异,十分吓人。因此小时候的我对陶山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,其实那都是传说,并没有真凭实据。如今来到陶山,发现完全不是传说的那样,只觉得这里山清水秀,万木葱郁。

走到陶山脚下,就见一座偌大的古墓出现在眼前。范蠡墓三面环山,犹如一把大师椅。正面远望,大山做屏障,巍峨壮观。据老年人回忆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,墓周围有上百棵千年松柏,墓前曾有3块古碑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许多遗迹已经不存。

查阅资料得知,范蠡墓并不止肥城这一处,湖南华容县、湖北石首市和山东定陶还有三处范蠡墓。范蠡死后究竟葬在何处,哪座墓是真的,并没有定论。

关于范蠡,史书上多有记载:范蠡,字少伯,战国时期楚国人,越国大夫,著名政治家。他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,完成了复国大业。但他深知急流勇退之理,携美女西施不辞而别,弃官归隐安度晚年。据《越绝书》记载:“吴亡后,西施复归范蠡,同泛五湖而去。”

范蠡和西施来到肥邑(肥城)过起了田园生活,同时也将自己的经营理念传授给当地人。肥城河流纵横,湖屯镇商埠发达,也很适合范蠡弃官从商,至今肥城陶山周围仍留有范公经商的村名。可惜,墓前两三千年的柏树有的已经干枯,只剩下断枝残臂。后人为范蠡所立的牌坊矗立在那儿,形影孤单,令人唏嘘。

“走,先上山上看。”我对本家兄弟说。我们一边沿着石阶搭成的山间小路上行,一边欣赏着两边的风景。山上果农栽植了很多果木,有核桃、板栗、枣、苹果、桃……山路两旁果农们叫卖着自己的产品,外地游客不时地停下脚步购买农产品。中午在陶山的一家酒店就餐。陶山脚下的村民传承了陶朱公的遗风,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,池塘里的鲤鱼游来游去,圈养的山鸡不时啼叫。开饭店的老板姓范,他说自己就是范蠡的后人,算是范蠡的76代孙。

下午,我们驱车顺着一条山间公路径直下山,去往另一个目的地。

我还有一个夙愿,就是凭吊左丘明墓。

范蠡墓与左丘明墓相距并不远,约有10华里路程。大约开车20分钟,就到了石横镇衡鱼村。那天正赶上村里的大集,街道两旁商铺林立,各种叫卖声混杂在一起。在一位村民的指引下,冲破一片喧嚣,我们来到了左丘明墓。一眼就能看到高大的墓门坊,十分壮观。墓地中央的墓碑高8米,前有供桌、香炉,一派肃穆。

左丘明本名丘明,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,故在姓前添“左”字,后为鲁国太史。他品行高洁,为孔子推崇,称“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”,即与其同好恶;汉司马迁亦称其为“鲁君子”,且以“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”为己著述《史记》的典范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,对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创作尤其具有重要启发。从这个意义讲,左丘明堪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鼻祖之一。

左丘明晚年因患眼疾,辞官还乡。据说还乡时,除带回大量史料外还带回银杏一株,桑苗一捆,决意耕读传家。他亲手植下银杏,开垦了桑园,忙时桑稼,闲时教书著述。如今,银杏树还在,风轻树摇,似乎在诉说着久远的历史。

用了一天的时间,凭吊了两座名人墓,回到老家已是傍晚。看着眼前家中的古楼,我不由地想到了五世祖李邦珍。作为抗倭名将,李邦珍与戚继光同时代,先后做过河南巡抚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官至三品。他去世后葬在今天的五里坨一带,只可惜“文革”时期破四旧,先祖的坟墓被夷为平地,难觅踪影,难以前去凭吊,心里不免徒增一丝惆怅。

【大众讲坛预告】

秦始皇的千秋功罪

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,也是最短命的王朝,不足十五年而亡。其原因,从汉初以来,一直是学者讨论的话题。秦始皇的功罪、秦制、秦政的历史评说,因时因人而别,判若霄壤。8月4日,大众讲坛邀请苏州大学教授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臧知非,作题为“秦王朝的统一与崩溃——秦始皇的千秋功罪”的讲座,将秦朝兴亡、秦始皇个人功过都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,总结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的经验教训。

讲座时间:8月4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(二环东路)



【私家地理】

凭吊肥城两座名人墓

□李红军